**现代中国“双言制”之争**

摘要 以现代汉语为基础，从多角度论述了中国的语言使用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双言制”。民族语言、方言以及普通话的使用，使得中国目前是多语并用现象。然而，普通话和方言、民族语言并无高低变体之分，两者的目的和功能均是保证话语双方的有效沟通。而且普通话推行仅64年，判定中国是“双言制”社会为时尚早。

关键词 双言制；普通话；方言；民族语言

1. 引言

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各地区都会使用带有地方特色的方言，如四川话、上海话等；各民族也都有其独有的民族语言，如藏语、维吾尔语等，语言数量多达120种以上。为保证中国能够在一种和谐、互通的环境下得到更好的发展，就必须有一种共通的语言辅助各地区及各民族之间进行交流。国家基于此开始大力推行普通话的学习。不可忽视的是普通话的使用者以及使用范围正在逐年攀升，社会语言学家们也注意到，在一些场合或情境中，人们更偏向于使用普通话而不是方言。此类现象在社会语言学领域引起广泛关注，有关中国是否可以被称为是双言制社会的讨论也不断增加。一些学者提出现如今中国普通话和方言并存，普通话是一种标准变体，即高变体，地域变体是一种低变体(苏,2013)。但也存在与之相反的观点，即中国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双言制”。部分地区普通话已经作为母语加以习得(周,2018)，而在少数民族等地区推行的双语教育并不是把普通话变成高变体，将方言或民族语言变成低变体(蓝,2011)。本文旨在阐述“中国并非双言制社会”这一观点。

二、“双言制”的定义及特点

社会语言学中双言制的定义从涵盖范围角度划分，包括Ferguson（1959）的“经典”双言制和Fishman（1967）的“扩展”双言制；从两个语码的亲密度角度划分，Kloss（1966）提出“内双言制”与“外双言制”这一对概念（马，2006）。在这其中Ferguson率先将双言制这一术语引入英美社会语言学界（祝，2013）。他认为双言制是指一种相对较为稳定的语言使用情况。这一情况包含两方面：第一，某一语言的主要方言（包括标准体及区域标准体）；第二，语言中存在一个高置变体，高度编码且语法更为复杂。在早期或其他言语社区中大量受人尊敬的文学作品，都以此种变体为载体。而且此类高置变体需要通过教育习得，只用于正式场合和书面工作，在日常对话中不会出现（Ferguson，1959）。双言制所指的是一种语言中的两种变体，即高变体与低变体。也就是说，双言制需要有高雅语和市井语的参与，而且涉及到人们在具体语境中的选择（周，2018）。为了区分双言制与社会语言学中的双言及多语现象，Ferguson提出双言制独有的九条特征，其中稳定性和语法尤为重要。双言制通常会保持几个世纪甚至上千年，而且高变体和低变体的语法也大不相同。不仅如此，高变体与低变体在功能、威望、文化遗传性、习得、标准化、词汇、音系等方面也有严格的区分。

三、中国普通话、方言、民族语言使用状况

1955年的现代汉语规范化问题学术会议上提出了普通话的正式标准，并于同年开始推广普通话的使用。 198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各民族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祝，2013）。中国并没有从法律层面将任何语言规定为高变体，相反我国在法律层面上规定了普通话作为国家通用语言的地位，而不是对其使用场合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这也就说明说话者可以自由地选择使用普通话、方言、甚至是民族语言。相反，双言制则需要从上而下的行政强制执行（Eckert，1980）。因此，相比于高变体，普通话更像是我国的一种通用语。中国的语言现象较为复杂，存在着多种方言共用以及多种方言和普通话共用的现象，所以中国的语言使用划分更偏向于双语或多语现象（陈，2005）。除此之外，学者们对于中国语言使用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南方方言与普通话，并且以汉族使用的语言为主，而忽略了北方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与普通话之间的联系。

从沟通角度进行分析，普通话和方言起到的作用是具有共通性的。我国南北地区方言差异较大，各民族之间的语言千差万别。早期推行普通话这一理念，目的就是在于能够突破语言障碍，加强各民族和各地区之间的有效沟通。国家会议等多民族多地区人民共同出现的正式场合，必须有一种可以通用的语言，也就是普通话。同一地区的人民可以用方言进行有效的日常沟通，但是在跨地区和跨民族接触时，双方也可以使用普通话进行日常的交流。只不过普通话加强了全国范围内沟通的顺畅程度，而方言可能只针对某些或某一特定区域。

从使用目的和场合来看，普通话和方言也并不符合双言制对于高变体和低变体的要求，即发挥不同的功能。说话人可以在同一语言环境内，交替使用普通话和方言，或者说在同一语境下，既可以使用普通话也可以使用方言。普通话和方言并存这一现象，是说话人个人的成长环境、说话习惯、对自身方言的态度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不是高变体或低变体对其语言选择的限定。以东北话和普通话为例，“你能不能麻溜的？”和“你可不可以快一些？”都意在表达说话人一种焦急的情绪，上述话语都可以被应用于日常话语中。而且，不同情境下使用方言或者普通话所达到的目的可以是相同的。在上级与下级沟通时，上级可能会有意的尝试使用下级的方言与之进行沟通，其目的是为了缩短两者之间的距离，维系一种良好的关系。而来自不同地区的人也会尝试使用普通话与彼此进行沟通，其目的也同样是在对话者之间建立起沟通的纽带，形成一种良好的关系。少数民族，比如藏族和维吾尔族，在进行沟通时便会选择使用普通话作为双方之间的桥梁。显然，汉语普通话已经成为少数民族间交际的主要工具(王&崔，2012)。但是对于双言制而言，高变体是不会成为一种沟通媒介或是一种通用语的。

从语言选择的角度看普通话或方言使用。说话者在选择一种语码时，通常会考虑到听众对其的看法，或者是是否能准确传达自己的意愿。全国范围内推行普通话的使用，让人们在潜移默化中认为能够说普通话是一个受过教育的标志。一些人在讲话时，为了向听众展示自己受过良好的教育，会尽量使用普通话。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普通话的地位高于其他方言或民族语言，是一种高变体。一些说话者为了展示自己的地区优越性和地域归属，便会刻意地使用方言或民则语言与他人进行沟通。在某些省份，本地人具有很强的地域意识，对外来人员具有强烈的排斥感，所以在沟通时便会选择使用方言以展现自己作为地区原住民的身份。但是在双言制社会中，却很少会有这类的现象出现，说话者不会使用低变体去强调自己的身份或者生活区域。从这一现象中可以看出，语言的选择与使用者的主观能动性相挂钩，而这也正是双语现象的一大显著特征（周，2018）。

从使用范围看，高变体通常被应用与正式的讲座、文学作品、课堂授课等。但是从现在的中国电影市场来看，越来越多的影视作品中都应用了极具地方特色的方言。以电影《无名之辈》、《受益人》等为例，电影中所使用的语言大部分是西南官话，而不是普通话。部分教师也同意，在课堂授课过程中，恰当地使用方言可以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在课堂教学中使用方言可以引起学生的注意和兴趣，提升课堂效果，在课本知识与实际生活中建立起联系使学生产生共鸣(蔡,2019)。在指示牌等众多公共宣手段中，不仅会使用普通话，还会出现少数民族的民族语言。但是在双言制社会中，低变体只能在日常对话中所使用。这也从侧面证实了，在我国无论是哪种变体都并无明显的地位限定，也就是说我国并非是双言制社会。

1. 总结

在中国现代社会，普通话的推行和使用只是为了加强各地区各民族人民之间的有效沟通，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更好地促进各种领域之间的往来。我国的普通话推行至今，仅有64年的时间。这一时间维度不足以将其划分为双言制。与其说普通话是中文的高变体，不如把它看作是在不同的语言或者语言变体基础上所搭建的一个桥梁。普通话与方言或民族语言本无地位之分，是人们对于语言的态度导致了对语言使用选择的不同。因此，中国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高变体与低变体，也不是一个双言制社会。

参考文献：

[1] Eckert,P. (1980). Diglossia: separate and unequal. *Linguistics* 18: 1053-1064

[2] Ferguson, C.A. (1959). Diglossia*. Word* 15: 325-340.

[3] Fishman, J.A. (1967) Bilingualism with and without diglossia; diglossia with and withoutbilingualism.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23.2: 29-38.

1. Kloss, H. (1966). Types of multilingual communities. *Sociological*

*Inquiry* 36.2.

[5] Su Jinzhi. (2013). Diglossia in China: Past and Present.中国社会语言学,2:25-36.

[6] 蔡玲玲.(2019).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浅析方言与普通话的和

谐共存. 教改·教研, 35:30.

[7] 陈章太.(2005). 语言规划研究. 北京：商务印书馆.

[8] 蓝翠艳.(2011). 辨析“双言”和“双语”的异同.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

30(6): 98-100.

[9] 马继红. (2006). “双言制”探幽.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9(2): 17-20.

[10] 王莉, 崔巍. (2012). 新时期新疆双语(多语)现象调查分析及启示. 广西社会科学, 2: 168-171.

[11] 周巍. (2018). Diglossia 在中国的异议以及探讨. 蚌埠学院学报, 7(6): 69-72.

[12] 祝畹瑾. (2013). 新编社会语言学概论.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Modern Chinese— The discussion of diglossia in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mainly focuses on the point that language use in China,targeting on modern Chinese,cannot be taken as Diglossia,and illustrates the point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China is a multilingual society due to the use of ethnic language,dialects and mandarin.However,it is unreasonable to label any of them as High-variety or Low-variety, because all of them can facilitate communication and share some other functions. Moreover, it has been only 64 years for Chinese government to encourage using mandarin. Therefore, it is still too early to draw the conclusion that China is a diglossia society.

Keywords diglossia; mandarin; dialect; ethnic language